

HANK

THE COWDOG®

警犬

汉克历险记

[美] 约翰 R. 埃里克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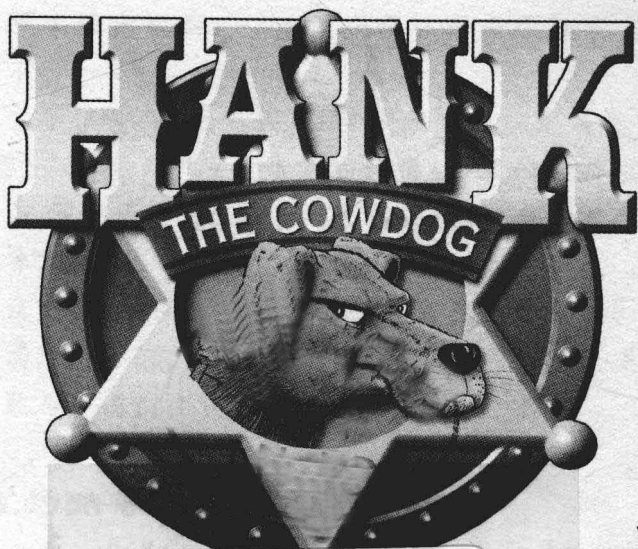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教育出版社

3

警犬汉克历险记【3】

汉克的幸福生活



作者:【美】约翰 R.埃里克森

插图作者:【美】杰拉尔德 L.福尔摩斯

本册译者:高永

现代教育出版社

出版者的话

汉克属于全球

《警犬汉克历险记》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由世界顶尖级出版商——美国企鹅公司出版以来,20 年热销不衰。

它不仅被《今日美国》评为“家庭娱乐之首选”,被《世界》杂志誉为“我们生活的伴侣,给我们精神滋养的源泉”,同时还被 20 多个国家购买版权,成为孩子们的深爱 and 期待。

汉克,究竟以怎样的魅力吸引着我们的孩子?是孩子们渴望历险的梦想?还是故事的惊悚、搞笑?还是汉克的勇敢与多情?让我们来看看吧。

汉克的酷哥形象

汉克,作为一名帅气十足的 Cowdog,他善良、勇敢、机智、多情,同时又自信、自夸、自大:他蒙冤后混到郊狼群中,自称卧底;在患上“斗鸡眼”,自己的牧场治安长官的位子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只身冒险去找月光夫人猫头鹰,历经了种种磨难;因为妹妹给自己吃了“肥皂狗粮”,满嘴吐泡泡而被当作患有狂犬病而被收容;与拳师犬的斗智斗勇,不惜嫁祸于人;他一厢情愿地喜欢邻居家的小母狗比欧拉,为了讨好人家不惜用起了“腐肉香水”……

你看，他谁都瞧不上：“他们叫他柏拉图。除了因为他的眼睛一半时间看起来像圆圆的盘子，但也不过是个空盘子罢了。他甚至不知道母猪和母牛有什么区别。”这是他对情敌的看法；

你看，他多能吹牛：“如果我离开牧场，我真担心萨利·梅会为我哭泣”“我担心明天的太阳会不会升起来”，这可是典型的自夸哦；

你看，他每一次的侦破，总是要把自己的小伙计卓沃尔搞糊涂，并且故弄玄虚地教育他一番。

但不管怎样，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总能挺身而出：是他，救出了陷入流沙中的主人鲁普尔；是他，在响尾蛇的威胁中救出了小阿尔弗雷德。也不管怎样，我们总是喜欢他所作的一切……

汉克历险的启示

《汤姆·索亚历险记》曾影响了几代人，至今不衰。《警犬汉克历险记》给予我们的则是历险经历中的人性与友爱。《初次历险——卧底郊狼群》《再次历险——患病斗鸡眼》《万圣节幽灵案》《迷失在黑森林》《与猴子的交易》《镜子里的幽灵》《大黄蜂施毒案》种种历险，幽默、诙谐、搞笑，无不让人兴趣盎然，爱不释手。

生活本该如此，我们爱生活，更爱孩子。

追捕！

那个人是捕狗人，我知道了，当他从货车里出来，拿着个蝴蝶网，开始蹑手蹑脚地走过来时，我意识到，我是在错误的时间来到了错误的地方。

“站着别动，小狗，”他说，“再走两步，我就能让你坐上我的车了。”

他以为他在跟谁说话？我是说，你要是真的相信“站着别动，小狗”这句鬼话，那会是多么愚蠢？我冲他龇牙咧嘴，咆哮着，他立刻丢掉蝴蝶网，溜进货车。

“3号机动员呼叫市政中心！莱瑞，他攻击我，差点儿咬了我的腿，看在上帝的分上，支援我，再派辆救护车，这个杂种有狂犬病，我不是开玩笑！”

*I dedicate this story to the kids of my tribe: the little Sparkses, Dykemas, Ericksons, Marmadukes, Pattersons, and Har-
ters.*

我把这个故事献给我同族的孩子：小斯帕克斯一家、狄克玛一家、埃里克森一家、玛摩达克一家、帕特森一家和哈特一家。



目 录

第一章 世界末日	1
第二章 迷雾重重	7
第三章 寻找大牛排	13
第四章 案件侦破	20
第五章 唱歌的秃鹰,似乎难以置信	27
第六章 与妹妹团圆	36
第七章 垃圾巡逻	42
第八章 大摊牌	48
第九章 神秘的象牙狗粮	56
第十章 死亡之旅	64
第十一章 再破新案件	70
第十二章 末日终结 皆大欢喜	76



世界末日

我——警犬汉克——又来了！
一天上午，大约十点左右，卓沃尔带给我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他说世界末日要来了。

白天，我忙于工作，清洗化粪池，直到夕阳西下，最后一抹余晖照在溪边的白杨树上时，我才一头栽倒在床上。长夜漫漫，但我依旧感到休息不过来。长期以来，这份治安工作让我疲惫不堪。

昨晚我没让卓沃尔值夜班，所以当我疲惫不堪地钻回窝里时，他仍精神焕发，准备要出去溜达或者做些诸如此类的蠢事了。他问我想不想跟他一起去。

“不去，我要休息。我打算在邮递员来之前睡个好觉。你老老实实待在邮箱旁边，等邮递员来了，就冲他叫嚷。听懂了吗？”

他收起笑容。“好吧，汉克，不过我真的想出去逛逛。”

“我们可以改天再逛，伙计。”我抓了抓麻布袋，把它弄成我喜欢的那种蓬松的样子，然后懒洋洋地躺了下来。真是太舒服了！“工作最重要，卓沃尔，如果有空余时间，我们再去玩。唉，真是的，我老跟你说这些干吗？”

“我不知道，汉克。我给忘了。”

我看了看这个小个子，摇了摇头。“我给忘了？你怎么能

忘了邮递员每天都在同一时间来这儿？你怎么能忘了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冲他叫？你怎么能忘了我正打算睡觉，而你在浪费我的时间？”我发现他正盯着我的耳朵。“你在看什么？”



“你耳朵上有三只跳蚤。”

它们是从我床上爬出来的。该死的麻布袋有点旧了，早该换了。我本以为牛仔们会注意到这样的事，每六个月左右就该给我换一个新的厚布袋，但他们只会把袋子卖给合作社，换点零花钱。你看，这就是我辛勤工作得到的回报。

除非涉及到金钱，否则你永远看不清这些牛仔的真实面

目。每六个月才给牧场治安长官一张只值五分钱的床？不，先生，不要以牲畜的价格来衡量我的工作。一个新的麻布袋是不可能让农场破产的。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我的床上满是跳蚤，这就是答案了。这与我的个人卫生无关。我每逢单数日都在排水沟里洗澡，尽量不让蒺藜草粘上我的尾巴，力图逮住每一个被我发现的跳蚤。

换句话说，除了那只牧羊犬比欧拉，我，汉克可以算得上是我所见过的最干净的狗啦。噢，一提到她的名字，我就心跳加速。

她本可以爱上我，怎么却爱上了一只捕鸟狗？柏拉图哪点比我强？我告诉你答案吧。因为柏拉图庸庸碌碌，可怜兮兮，爪无缚鸡之力，所以比欧拉只是在可怜他而已。这就是我能想到的所有原因。我的意思是，无论从外表、智慧、勇气、强壮还是从你能想到的其他任何方面来比较，柏拉图都绝对是最最差劲的家伙。

我怎么说起比欧拉来了？我情不自禁地就说起她来。究竟我在说些什么？

我记不起来了。

哦，我想起来了。跳蚤。我刚才在说跳蚤来着。不管你多么小心地注意自己的个人卫生，如果农场主过于吝啬，隔六个月都不发给你一个新麻布袋，那你肯定会生跳蚤。卓沃尔说我左耳朵上有三只该死的小跳蚤在爬，他说的没错。

知道我会怎么做吗？我抬起后腿，来回地拨弄耳朵上的跳蚤。因为我的后腿强劲有力，爪子成了跳蚤的克星。

“我想你抓住它们了，”卓沃尔说。“我可不想让它们钻进我的床里。”

“孩子，当一只狗捉跳蚤时，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张床。他需要置它于死地，对于更大的动物也是如此。我马上要睡

了。告诉我你的任务是什么？”

他歪着嘴斜着眼。“呃……让我想想……”

“邮递员。”

“邮递员。邮递员……邮递员。”

“叫嚷。”

“叫嚷。”他摇了摇头。

“叫嚷……”

“叫嚷……冲……邮递员叫嚷……冲邮递员叫嚷！”

“很好，卓沃尔。现在，一直说着这句话，在你忘掉之前跑到路上去。”

“好的，汉克，冲邮递员叫嚷。”他转身离开但又停住了。

“汉克，我们冲邮递员叫嚷，然后会怎样？”

我瞪着他。“你是问我们为什么要冲邮递员叫嚷吗？”

“是。如果他带来了邮件，我们冲他叫嚷，会怎样？”

“好家伙，卓沃尔，你都这么大了还问这种问题？孩子，如果你现在不知道答案，那我告诉你也不会有什么好处。现在，趁我还没发火，快去。”

“好的，汉克。冲着邮递员叫嚷，冲着邮递员叫嚷。”他转身向邮箱跑去。

我栽倒在麻布袋上，暂时放弃了对世界的掌控。但是，你知道吗？我老也睡不着。我也在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冲邮递员叫嚷？”

如果你从一定的角度来看，这么做确实没有多大意义。从我记事起，就从没有哪个邮递员杀过哪怕一只鸡，偷过哪怕一个鸟巢，损坏过哪怕一袋饲料或做过什么比送信坏的事。

但有件事是确定无疑的，一个活动的、高智商的人是一个主要的威胁。一方面，冲邮递员叫嚷对治安工作而言是必要的。另一方面，这又引发了愚蠢的问题。妈妈常说，在创世

之初，上帝提出了一千个问题，但只给出二百五十个答案，就是这样。

我们为什么冲邮递员叫嚷？因为，警犬总是冲邮递员叫嚷，而且将来也是如此。

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

感觉多么奇妙、甜美。天哪，我爱睡觉！再也没有什么比躺着四脚朝天，做个深沉的美梦更舒服的了（睡熟之后身体会有小的抽动）。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梦如此特别，但它们确实异常甜美。

所以我就这样时常地抽动一下，眼球在眼皮底下骨碌碌地转着，心境平和。我梦到了新鲜的肉骨头和……哦，比欧拉，正在这时，我听到一个尖锐的叫声。

“汉克，汉克，太可怕了，快醒醒。我快要吓死了。快醒醒！”

我睁开了另一只眼，看到一条短毛、秃尾巴、白颜色的狗在跳上跳下。“嗯……呃……噢……呵……”我呓语着。

“怎么了？”

我睁开另一只眼，“我刚梦到新鲜的骨头，下周的事儿与我无关。”

他歪着头，看着我，“你在说什么，汉克？”

我支撑着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向油罐，头脑渐渐清醒了。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汉克？”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你在说……带血的骨头？”

“好吧，停下来。谁的骨头？为什么带血？好好想想每个细节。回忆你看到的案发现场。现在，我们只有一个线索——带血的骨头。哪种骨头？”

“呃……新鲜的带血的骨头。”

“很好，现在有两个线索了——新鲜的而且带着血。现在，你集中注意力。它们是谁的骨头？”

卓沃尔转了转眼珠。我想他是在集中注意力。“我猜是你的骨头，汉克，我还没见过你说的骨头。”

“那你是在说什么呢？”

“呃……我说不准。”

“那我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呢？为什么我会站在这儿？”

“我也不知道，汉克。也许，你最好坐下。”

我坐了下来，深深吸了一口气。“卓沃尔，我正睡着觉，你把我吵醒了。你为什么要吵醒我？”

“噢。哦……汉克，我刚听说一个可怕的消息，我想你应该知道这个消息。”

“什么可怕的消息？”

这个小笨蛋浑身发抖。“汉克，明天下午三点，世界末日就要来了。”

“嗯？世界末日……三点……那不可能！”

“不，这是真的，我知道这是真的。哦，我真害怕，汉克。我从来没经历过这种事。”

就在这时，萨利·梅走出来，跳上汽车，呼啸而去，扬起一股沙尘。她左转向西，驶向镇子。

卓沃尔的眼睛越睁越大。“那儿，你看到了吗？她一定是知道了这个消息。”

噢，我想说，这太令人震惊了。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准备。而且，你怎么可能为世界末日做准备？正当我在仔细考虑各种可能时，我听到房子另一边有动静。

是那只家猫——皮特。他跳来跳去，在地上打滚，恸哭着。看起来他好像在抽搐。

“走，卓沃尔，我们最好弄个究竟。”

我们跑上山坡。当牧场里发生了某种严重的事情的时候，我必须查清楚。

第二章



迷雾重重

我俩跑到山顶时，我们发现皮特正在院子门前的土堆里打滚。我勘察了整个现场，对他的奇怪行为做出一个解释：他一定是被鸡骨头卡住了。

除了皮特，我想不出还有谁能做出这样的事。而且，我结实的身體里也跳动着一颗心脏，它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受到悲伤的打击。我可不想眼睁睁看着皮特渐渐死去。

卓沃尔走向他。皮特躺在地上，四爪乱蹬，眼睛翻转。“你怎么了，皮特？”

他停止抽搐，看了看卓沃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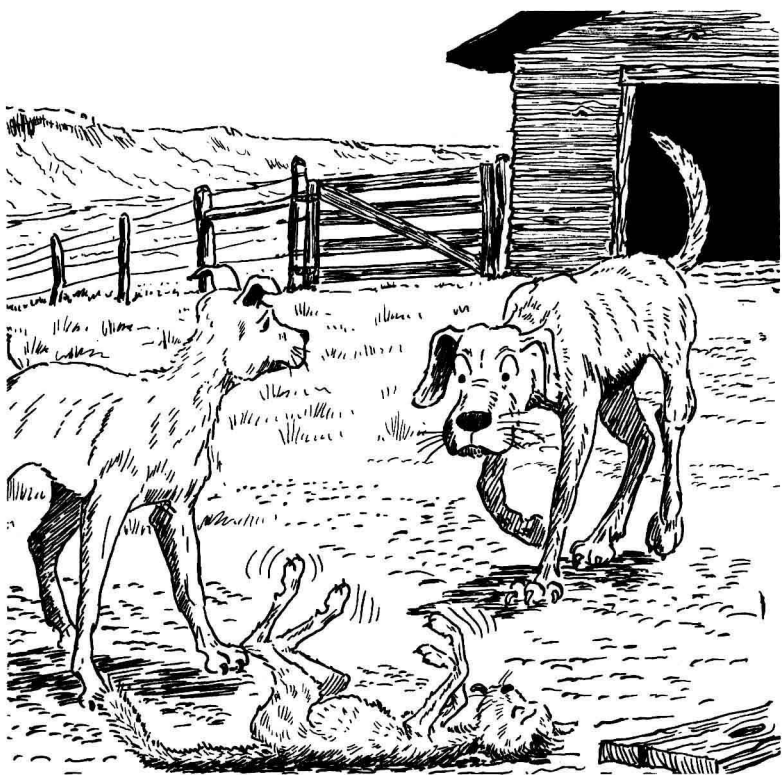
“世界末日要来了！我能感觉到。”

卓沃尔看着我，“你听到了吗？”

“我听到了，但我可不信那一套。你站到一边去，我来检查检查。”我把卓沃尔推到一边，低头看了看这只猫。“我会让这只猫张开嘴巴，然后我们会在他喉咙里找到一块鸡骨头。”

“这是个典型的贪婪的例子，这种情况经常在猫身上发生。卓沃尔，我一到这儿就看出了这种情况。这些猫啊，他们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吃，所以首先你可以判断他们是被一块骨头卡住了。现在看我的。张开嘴，小猫。”

他张开了嘴。卓沃尔和我向里看了看。我看见了两个扁



桃体和一个小吊袋挂在喉咙前面——没发现骨头。

我后退一步，“恐怕，有时候，骨头会……”

“不是骨头，汉克。”皮特用一种怪异的声音说，“我能感觉得到，世界末日就要来了。”

卓沃尔喘着气：“汉克，他也这么说！噢，糟了。我们该怎么办？”

“第一，不要惊慌失措。第二，我们得好好问问这只猫。第三……我们会在行动的时候弄清第三点。”我走向皮特。“究竟是什么让你觉得世界末日要来了？”

“猫的直觉。”

“我才不信什么‘猫的直觉’。它不能被验证。”

“不，真的。不信你可以问我所有关于世界末日的问题。”

“好吧。”我踱来踱去。“世界末日哪天到来？”

“明天。”

“明天什么时候？”

“下午三点。”

“哦？”他跟卓沃尔说的一模一样。如果你从两个不同的来源得到相同的消息，你就得认真考虑了。而且，萨利·梅从家里匆匆出去，这也非常可疑哟。

皮特闭着眼睛躺在那儿。“我知道你怎么才能证实这件事。”

“好吧，我们听着，快点说吧，别卖关子啦。”

“你必须说‘请说吧’。”

我笑了笑，“我？向一只猫说‘请’？你知不知道你在跟牧场治安长官说话？我不会向一只猫说‘请’——永远不会。”

我低下头，冲他龇牙咆哮，皱起眉头，耸起从颈后一直到脊骨的毛，摆出全力以赴的威胁姿态。你可以想象得出，皮特很快就改了主意。

“好好，也许我会告诉你的。”

“你当然会，你要告诉我们真相——的的确确的真相。在我发火之前快说吧。”

如果一只猫有机会到处跑或者能爬到一棵树上，他就会撒谎，不太可能告诉你真相。但是如果他躺在地上，而你却居高临下，露出锯齿一般的尖牙利齿，我保证你能让任何一只猫老老实实交代。

好吧，我最终会从他那儿得到真相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他刚开始不说出来。实际上，这对我们来说再简单不过，但是猫却总是那副德性。他们好像总会因为撒谎挨揍，撒谎是他们的本性。

在严厉的质问下，皮特终于坦白了他从哪里听到“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消息。正如我所料到的，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猫的直觉”。当萨利·梅接电话时他恰好坐在窗户上，他听到了谈话的内容（这就叫做窃听，猫都很擅长这一手）。他看到萨利·梅在日历上写上“世界末日，下午三点”。

我看了一眼卓沃尔。“看，这就是弄清世界末日传言的手法。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查查那个日历。当然，还有一个小问题。”

“你说得对。”

“那么，卓沃尔，还有什么小问题？”

他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所谓的小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进到屋子里去，因为日历在那儿放着。走吧，孩子，我们要干活了。”我转向皮特。“你可以走了，小猫，不过别走远。过一会儿我们可能再问你一些问题。”

皮特冲我诡异地笑了笑，摇着尾巴，朝器械棚走去。我定定地看着他。我不喜欢他那种看似意味深长的笑容，这让我满腹疑惑。

不管怎样，我们得干活了。卓沃尔和我跳过篱笆，开始围着屋子一圈一圈地转，想办法进去。此时，我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于是赶紧停了下来。

“别动，什么声音？”我们侧耳倾听。这声音又响了，嘀嗒……嘀嗒。“定时炸弹，卓沃尔！紧急警报！快逃命！”

我们拼命跑到院子前面，藏在门廊旁边的一棵大朴树后面，等着爆炸。寂静中，我又听到了同样的滴答声——就在我旁边！天哪！

我的耳朵，是个非常灵敏的科学仪器，追寻着这种声音，发现它是从卓沃尔那儿传出来的。“你牙齿干吗咔嗒直响？”

“什么？”